

# 昆州華文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會刊

2013年9月號 總第2期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是一個非營利性、非宗教性、非政治性的以華文寫作為共同愛好的群眾團體。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宗旨是以文會友。《昆州華文》為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會刊。

歡迎愛好華文寫作的朋友踴躍投稿；歡迎熱愛華文文學的朋友加入協會。投稿或申請加入協會請聯繫：[info@qcwriters.com](mailto:info@qcwriters.com) 歡迎大家訪問我們的網站：<http://qcwriters.com>

## 本期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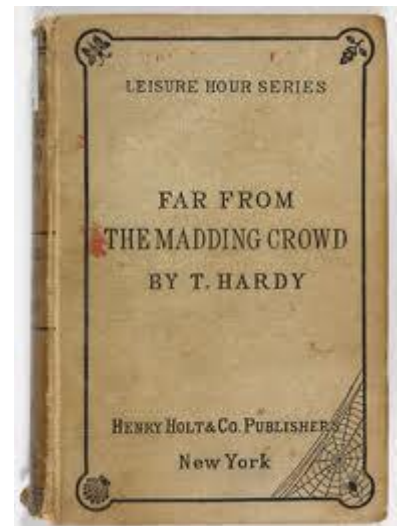
- 哈代的宿命論：《遠離塵囂》- 洪丕柱
- 【英倫心影 2】 剑桥的精神（二） 达尔文的蝴蝶和甲虫 - 薇薇
- 【英倫心影 3】 剑桥的精神（三） 徐志摩的诗行 - 薇薇
- 灵魂的随想 - 韋鋼
- 美丽黄昏 - 一翔
- 護理院的白玫瑰 - 洪丕柱
- 媽媽變成了蝴蝶 - 侯香玉
- 一剪梅 听雨 - 時威
- 自由的荒凉 - 刘澳
- 生活，可以是五彩繽紛的 - 藍湘
- 樂韻悠悠伴我眠 - GRANDMA'S GOSSIP
- 攝影《夜晚》 - 韋鋼
- 作協簡訊 -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
- 【特別報導】後生可畏 -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

## 哈代的宿命論：《遠離塵囂》

文學評論 - 洪丕柱

近日因教學讀了英文版的《遠離塵囂》(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1874年托馬斯·哈代匿名在某月刊連載的第一部成名小說。

1980年代我看過哈代的《德伯威的苔絲》(Tess of the D'urbervilles)拍成的同名電影，印象極深，特別難以忘懷的是宿命難逃的結局。《塵囂》寫於《苔絲》之前，其中可憐的芬妮的命運同苔絲何其相似：卑微的女工，委身輕浮少年，被遺棄，非婚生孩子死去，最後自己也死



去。

推動《塵器》情節演進的是一連串無法預測又超乎人控制的偶發事件，它們環環緊扣、互為因果，決定著小說中各主要人物間縱橫交錯、相互影響的命運：擁有二百頭羊的小康牧人蓋波利爾因一條未經訓練的新牧羊犬將他的羊群趕上懸崖全部墮崖而突然變成不名一文需要到處打工的窮人；他曾追求過的美貌卻沒錢的少女玻嫻芭卻突然因繼承了伯父的大筆遺產一夜之間變成富姐；蓋波利爾撲滅了她農莊上一場大火，又受僱於玻嫻芭（兩人社會地位的差距因此拉大，讓玻嫻芭成了蓋波利爾不敢夢想的人）。她不經意地寄了一張情人節卡給當地財主博德武，使他死命地愛上了她；她在一場聚會上隨口唱的一首歌“一名士兵找他做新娘”卻讓她真的在同一晚上遇見一名士兵；並不真愛博德武的玻嫻芭被突然出現在面前那穿着威武的紅色軍服、精於劍術的特洛伊中士迷住，引發她對浪漫愛情的幻想，糊塗地嫁給了其實並不真愛的特洛伊。而特洛伊的舊情人，原定要同她結婚的女僕芬妮卻在去婚禮的途中因弄錯教堂而錯失婚禮，給白等一場、覺得大失面子的特洛伊憤怒地丟棄。這個錯誤造成已懷上特洛伊的孩子的、貧困潦倒而疲憊不堪的芬妮在路上產下孩子後同嬰兒一起死去。備受良心譴責的特洛伊突然失蹤，人們以為他跳海自盡，卻不料一年多後突然出現在博德武為玻嫻芭舉行的聖誕晚會上，在爭奪她的過程中被博德武槍殺，博德武也因而被判終身監禁。最後玻嫻芭認清一貫忠於並幫助她的是真心愛她的蓋波利爾，甘願下嫁與他。

《塵器》的標題來自《墓園挽歌》的第一句“遠離塵器中險惡的勾心鬥角”，它定下小說悲劇的調子。但這場悲劇卻有喜劇的結尾，不是有情人終成眷屬而是善有善報，這也是宿命的安排。

儘管哈代自稱該小說為性格環境小說，但有人把他算作現實主義，或因他對維多利亞朝代恬靜的田園生活的描寫而將他歸於自然主義，或因他塑造出追求獨立的玻嫻芭而認為他是早期女權主義(feminist)，但從上述情節的分析我卻要將他列為宿命主義，因為他要說明的是人在不可預測的命運面前毫無辦法。但是哈代的命運卻是有眼的：好人善報（蓋波利爾），壞人惡報（特洛伊）。追求獨立的玻嫻芭能安渡所有困境也是命運所賜，最後下嫁蓋波利爾又是宿命難逃。

不過現實生活中這麼多的巧合連續發生造成一個人難逃命運的幾率極小，如果不是哈代本人為了說明宿命的力量而精心設計的話。

(此文係為<二屆世華文學研討會>所要求寫的千字短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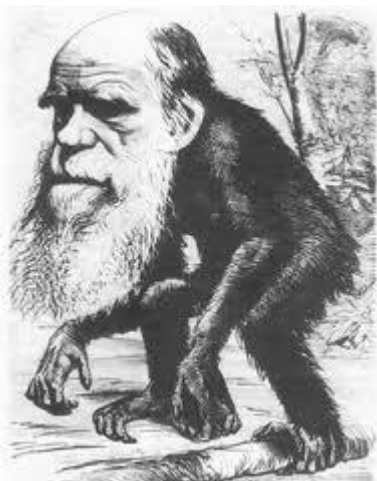
## 【英伦心影 2】 剑桥的精神（二） 达尔文的蝴蝶和甲虫

薇薇

是谁，以一己之弱力敢于挑战巍巍如山的神权？是谁，在混沌乾坤探索物种的演变，人类的起源？是谁，写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发现生物进化的规律？是谁，在茫茫旷野点燃科学的明灯，以全新的思想开凿出生物科学的新纪元？是谁，凭借不可动摇的信心，坚忍不拔的毅力，勇敢地忠实于自己的研究发现，把生命科学和人类思维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在剑桥基督学院学习神学的达尔文，是一位性情温和、沉默寡言的青年。父亲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神父。事与愿违，达尔文对神学了无兴趣，对收集甲虫和蝴蝶却无比热忱。更讽刺的是，日后神学受到的最大挑战将来自这个学生。在剑桥，达尔文结识了著名地质学家赛奇维克和植物学家亨斯洛，达尔文喜欢与赛奇维克一起进行野外考察，并成为了亨斯洛亲密的朋友，在学院里，达尔文被称作“与亨斯洛散步的年轻人”。

22 岁的达尔文大学毕业后，在导师亨斯洛的推荐下，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英国海军“小猎犬号”环行世界科学考察，1831 年底，历时 5 年的探险考察活动扬帆起航了。达尔文的一位朋友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与南美的甲虫共舞吧，与所有的热带蝴蝶共舞吧！”谁能想到呢，这个喜爱搜集各种昆虫和石头的自然学爱好者就将要成为 19 世纪最有影响的人，此次航行将驶向物种与自然奥秘石破天惊的大发现，将驶向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思想革命。



从对蝴蝶甲虫的兴致走上伟大的科学探索之路，达尔文得益于剑桥大学的教育与引导。奉行了几百年的“学院制”和“导师制”是剑桥的精华。自第一家圣彼得学院 1284 年创立，剑桥 31 座学院在几百年间慢慢建立起来。学院与大学的联系相当于自治州和联邦政府的关系，学院由院长和院士共同管理，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在聘请院士、招收学生、财务管理上独立。大学由各院长组成委员会共同管理。大学负责统一教学、考试及颁授学位，学院负责学生的课业研究辅导和起居生活。每一个学院中都有各个学科的学生，学院非常重视多层次的沟通交流，鼓励相互激发、相互影响，立体的交流不拘在自己的学科之间，因为业有专精，而兼收并蓄，触类旁通。

学院中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导师，一个导师带三两个学生。导师是品学俱佳、卓有建树的学者。导师和学生都住在学院内，同食共宿沿袭自中古神学院的习俗。学生和导师每周的会晤，是自由发言，平等讨论。不拘形式的研讨强调针对性和启发性，并非灌输知识，而是排疑解难。导师除与本院学生一起在学院餐厅共进晚餐外，还需定期和所指导的学生一起吃午饭或者共进茶点，在聊天闲谈之余，言传身教，以一己之学者风采，陶冶学生的气质风貌。

课堂上教授的大多都是呆板机械的学问，是正确的知识和标准的答案，一个知识丰富的人，不一定是有思想、有创见能力的人。课堂外的谈天论道、耳濡目染才是源头活水。试想，一个 20 岁左右的青年，他有敏感的心性，他有开放的思维，他有天真的热情，他有单纯的信仰，他甚至还是一张白纸，这青年却可以有机会和博学儒雅的大学者呆在一起，与之高谈阔论，与之切磋讨论，受其指导，受其点拨，受其影响，这青年的求知欲被点燃，他的潜能被激发，他的心泉被灵光照耀，他的学问变得融会贯通，他的才能迅猛地向着更高的境界展翅飞翔。

达尔文自由的思想 and 怀疑精神来自于剑桥对探索的鼓励，对异见的包容。也许达尔文本身不是没有精神信仰的人，他的妻子就是虔诚坚定的基督徒，只是他忠实于自己的发现，忠实于自己的研究，这种科学家求实求真的特质来自于剑桥的熏陶。当他的《物种起源》在世界掀起惊涛骇浪之时，达尔文依然默默地住在乡下，与世无争地进行着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撰写他的研究论文。对达尔文影响至深的《人口论》，是马尔萨斯 1798 年撰写的，这位前辈学者毕业于剑桥耶稣学院并成为了该学院的院士。

剑桥成就了达尔文，达尔文的光芒照亮了剑桥校园。卒于 1882 年，达尔文被国葬于伦敦西敏寺大教堂，邻着他的前辈校友牛顿之墓。

## 【英伦心影 3】剑桥的精神（三）徐志摩的诗行

薇薇

中国人大多知道徐志摩笔下的康桥，大多读过他描写康桥的诗文，剑桥自然之美的影像是徐志摩建立的，对剑桥人文之美的向往是诗人挑起的。剑桥，在徐志摩的彩笔丽藻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灿烂的华章；剑桥，在徐志摩的浓情醉意里款款走入中国民众的心中。徐志摩从不吝惜对剑桥的赞美，他写到：“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徐志摩《吸烟与文化》）

徐志摩出洋留学本是要尊父命学经济，将来进入金融界，他本人的最高理想是想要成为中国的政治家汉密尔顿。欲追随罗素不果，徐志摩在剑桥国王学院著名古典学者狄更生的帮助下，作为旁听生入国王学院学习了一年多。在剑桥，徐志摩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喝茶、看闲书，剑桥悠闲适意的学习生活以及丰厚古雅的文化气息培养出一个灵动飘逸又热情如火的诗人。



“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山洪爆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猛虎集》序）在剑桥，吹了奇异的风，照了奇异月色的徐志摩开始写诗。真的，剑桥本身就是美若诗篇，美丽不可方物的学院建筑依着婀娜的剑水；婆娑的柳丝飘着飞鸟的歌吟；细皱的柔波抚着玲珑的桥影；碧绿如毯的草坪衬着野花的鲜妍；清越的教堂钟声伴着三一巷的足音；校友居里的高谈阔论沐着星月的辉芒……真的，剑桥就是抚育诗人的灵地，大诗人斯宾塞、弥尔顿、丁尼生、华兹华斯、拜伦、格雷都是剑桥之子，在剑桥怎么能不受到伟大力量的震撼呢？只要你逡巡徘徊，只要你凝神细听，在学院的方庭、回廊、食堂，在草地，在树荫，在河畔，在桥上，到处都有巨灵诗人的踪迹，到处飘着他们的诗韵芳香，只要你耐心等待，他们的诗魂夜夜来访……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降，中国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大学者，也不乏才华横溢的文人，可没有哪一个有徐志摩的禀赋特质。读他的诗文，你怎么也不能忽视他那奇瑰绚丽的想象，那蓬勃燃烧的激情，那字里行间跳动闪烁的灵性，像生命的小兽，是鲜活，是趣味，是不拘，是曼妙无比又活色生香。读他的诗文，你怎能不为之动容？那至真，至美，至爱，是无比的高贵。读他的诗文，你怎能不受他的感染？那江河奔涌的才华，那单纯烂漫的天真，那天马行空的自由自在。

剑桥何以能打开徐志摩的灵窍？何以能激发出徐志摩山洪暴发般的才情？诗人自己写得明明白白：“我在美国有整两年，在英国也算是整两年。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啃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如其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神的时候也还是那原封没有动；但如其我在美国时候不曾通窍，我在康桥的日子至少自己明白了原先只是一肚子颠预。这分别不能算小。”（吸烟与文化）

徐志摩在剑桥“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因此他“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因此他“关心石上的苔痕，关心败草里的花鲜，关心这水流的缓急，关心水草的滋长，关心天上的云霞，关心新来的鸟语。”（我所知道的康桥），剑桥的自由之美唤醒了徐志摩久蛰的性灵，任其心智自由的发展，才华遂如春草滋生蔓长；剑桥的自然之美滋润了徐志摩的心田，抚慰了他的灵魂，徐志摩深情写道：“康桥！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康桥！你岂非是我生命的源泉？”（康桥再会吧）

剑桥铺洒了徐志摩星光璀璨的诗路，徐志摩也在剑桥留下了光辉的痕迹。国王学院图书馆里存有徐志摩的诗文，写给英国学者的信函，徐志摩当年的学友、学院院士对他的评价和回忆。在国王学院后院草地上，平躺着一块汉白玉月形石碑，上面刻着中国那首最著名、最美丽新诗的首句和尾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再别康桥）。

---

## 灵魂的随想

韋鋼

灵魂是什么？灵魂是一种非物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就像电脑里的内容可以从一台电脑拷贝到另一台电脑里。组成两台电脑的物质还是那堆物质，没有改变。而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信息，的确从一台电脑进入了另一台电脑。灵魂就有点这个意思。信息储存在电脑里，灵魂则附着于人的躯体。

真的这么简单？不知道。但灵魂附着于人的躯体似乎是没有争议的事。人走到哪里就把灵魂带到哪里。躯体死去后，灵魂也随之消失。有说离开了躯体，也有说不存在了。不过灵魂与信息有本质区别。信息可以复制，灵魂则独一无二。每一个灵魂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我”。

我们知道电脑里的信息储存在硬盘里。那么灵魂附着于身体的哪个部位呢？首先肯定不是均匀地附着在全身。否则那些因各种原因被截肢的人岂不是灵魂也少了一部分？至少灵魂不在四肢上。似乎也不在内脏里，因为现在内脏器官大多都可以移植。连心脏都可以移植。器官的移植并没有改变灵魂。原来那个人的“我”还是那个“我”。

如此看来，灵魂应该就在头上，在大脑里。失去一条腿的人，行走会不方便，但灵魂仍然完好无损。同样，接受心脏移植的病人可能身体很虚弱，但灵魂并没有改变。可是脑伤病人的情形就大不一样。很可能出现失忆、精神错乱，甚至不认识自己亲人的事。常常会“判若两人”。可见灵魂不仅依附于大脑而存在，而且灵魂的健全依赖于大脑的健康。既然是这样，所谓灵魂出壳似乎就不可能。因为它没有独力生存的能力。既然灵魂必须依赖大脑而存在，它不能象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可以在空中游荡，那么再世轮回似乎也不可能。因为灵魂在离开一个躯体后到达另一个躯体前无法生存。换句话说，灵魂无法完好无损地从 一个躯体跳到另一躯体。就像一个湖里的鱼无法走到另一个湖里去，因为它一旦离开湖水就无法生存。

反过来看，倘若灵魂可以不依附于任何物质而独立生存，那它又为什么一定要附着于躯体呢？

是否有再世轮回很重要。它决定了灵魂的存在是否是一次性的，还是可以“重复使用”。可惜我们无法像追踪候鸟那样，在灵魂的腿上拴一个标记，然后看它是否到了另一个躯体。退一步说，就算灵魂可以转移，它到了另一个躯体后，已经完全是另一个崭新的“我”。听说过一些关于隐约记

得前世情况的传说。但似乎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灵魂的这种连续性。没有这种连续性，有没有再世轮回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就如同车祸伤者被从手术室里推出来后，完全忘记了过去，完全不认得家人。假设这个患者可以重新学习生活，虽然还是同一个躯体，却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没有两样。就如同另一个灵魂的附体。

还有，如果灵魂可以转移，而不是随着躯体的生死有生有灭，那么谁创造了这些灵魂呢？什么时候创造的？如果灵魂不生不死，那么宇宙中的灵魂总数应该是固定的。会不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出现灵魂不够用的情况呢？

这些似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也超出了今天的科学所能。不过，让我们不妨再回到电脑的情形。我们可以将信息先拷贝到 U 盘 (USB Drive) 里，然后再从 U 盘拷贝到另一台电脑。这里 U 盘解决了信息在离开一台电脑后到达另一台电脑前的生存问题。这个例子或许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我们可不可以把灵魂从大脑里拷贝出来？先寄存在一个什么装置里。等到有了合适的载体，再把它移植进去。这样做是不是比用超低温将人体冷冻，然后等待将来科学发达再解冻，来得更合乎逻辑？

如果有一天科学可以做到“拷贝”(Copy)、“粘贴”(Paste)灵魂，那么再世轮回恐怕就不再是神秘的祈求。

本文的题目是“灵魂的随想”。随想随想，就是随便想想，或者胡思乱想，不可当真。

(寫於 2007 年)



---

## 美丽黄昏

一翔

大自然的黄昏多姿多彩，闪电雷鸣的时候，往往是乌云累积的结果；彩霞满天的时候，预示着明天可日行千里；有狂风暴雨的黄昏、微风习习的黄昏、也有寒风凛冽的黄昏-----

人生同样有各式各样的黄昏，同大自然一样，全靠上天的安排，循着命运铺设的路，从朝霞走向黄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好像是说，人一近黄昏，就没什么好兆头了，那就听其自然发展喽？

可是，我觉得上天不那么霸道，总是会赐给人们一线自选的机会，那就看我们如何去选择了。是选择昏昏噩噩、自暴自弃、糊糊涂涂地走入黑暗？还是兴高彩烈地迎接夕阳、安排人生旅程的终点站、走向美丽的黄昏？这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在抉择的时候，犹犹豫豫免不了，忧前思后更寻常，人啊，往往是舍不下东，弃不了西。

我，面临着夕阳，即将进入黄昏。我和老伴共同选择了画出人生圆满句号的最后一笔，欢度喜乐的晚年，享受美丽的黄昏。

这一天，是个连雨放晴的好天气，蓝天白云陪伴我和老伴迁居进入了颐康园。这是我俩七上八下风风雨雨走过人生的终点站，是“可安歇的水边。”（见圣经）颐康园是我向往已久的银发桃源。这里有绿绿广广的草地，有湖、有水、有亭、有桥、有鸭和黑天鹅，有蜿蜒曲折的散步小径。那视野开阔绿油油起伏优美的草坪，让人宁静致远心旷神怡。



颐康园宽敞舒适的宴会大厅，中西可口随意挑选的小卖部，都给住户提供了方便。此外，长久以来，我向往着能够住进冬暖夏凉向北的主卧套房，如今梦已成真。崭新的 130 平米两卧一厅带院栅的 Villa，也圆了我想养只小狗的梦。谢谢老天的成全！

颐康园满园的春色芬芳，那是处处关怀，张张笑脸、是伺候老人不辞辛苦、任劳任怨，是精心设计、周密考虑、服务为本。这里给人以家的感觉，儿女不在身边吗？这里有儿女一样的温情脉脉，尽职尽责，责无旁贷。我老伴身居 25 平米独间套房的安老院，24 小时有人护理，端饭喂药周到细微，洗衣洗澡不嫌脏累，真真的令人感叹，教人不知孤独为何物！晚年过上这样的日子，有福啦！

英语有困难吗？这里有中英双语服务，随叫随到。买菜有问题吗？这里有免费班车周一至周五去各大超市。买房想节约省钱吗？这里有公寓可居。总之，生活在这里，时时被爱心呵护着，宁静环绕着，友善充满着，长寿期待着。来吧朋友，让我们一起分享上天恩赐的美丽黄昏！

---

## 護理院的白玫瑰

洪丕柱

母親因年事高，喪失生活自理能力，住進墨爾本的克萊格老人護理院，幾年來我便常在假期飛去探望、照顧、陪伴她。

護理院裏她住的這個高度護理區有十名生活需高度照顧的老人，都有八九十歲了，雖被尊為壽星，卻沒有太多自由活動的能力。他們長壽的貢獻是提高了澳洲人的平均壽命，使之進入世界前三名。每次在克萊格護理院呆了幾天後，我便基本上能熟悉這些老人了。可是下一次去，總能發現老人隊伍又有了些變化：有些已被上帝接去天國，又有新人來接替，填補他們的空缺。

護理院的作息時間很有規律：八九點鐘，老人先後被護工推出來，在陽光燦爛、有寬屏電視機和盆栽植物的、布置優雅的寬敞的起坐廳裏集中，然後進早餐。負責飲食的服務員把每位老人的早



餐端到他們桌上。吃完早餐他們就會像植物那樣在起坐廳度過一整天。

護工們讓電視機播放些活躍、歡快的節目和節奏強烈的現代音樂，希望配合著這燦爛的陽光，讓起坐廳的氣氛變得輕鬆活潑並有些生氣。但老人們對此無動於衷。他們大多並不在看電視。他們已經喪失了自選頻道的能力或觀看電視的興趣。然後他們在這裏從早茶到午餐到午睡到下午茶一直呆到晚餐。晚上八九點，他們又被一個個推回自己的有五星酒店水準的空調套衛生間和壁櫥的單人房。

這十位老人可分為兩類：尚能推着助步車緩慢走動的和已喪失行走能力只能坐在輪椅裏讓人家推著走的。前者端坐在沙發裏，前面放張可調節高度的小桌，他們能自己吃飯喝咖啡；後者只能成天躺在稱為“大篷車”的鬆軟的大躺椅裏，讓護工們每隔幾小時幫他們翻動一下身軀，換換體位，以免生褥瘡。他們中情況好些的還能自己坐直了吃飯喝水，多數連這個能力也喪失了，只能靠護工喂飯。兩類人的共同點是很少說話，彼此沒有交流。也許因長期不說話，他們已喪失語言功能了吧。這種沉靜，使人覺得起坐廳雖然陽光燦爛，樂聲歡快，氣氛仍相當陰沉。

每次我來這裏，這兩類人的歸屬也稍有變化：一些能推助步車行走的升級為大篷車乘客了，一些能自行吃喝的變成需要喂食的了。這叫我感到難受，因為母親的護理級別也在上升。

坐在右邊窗下沙發上的是個子不高的越南人鄧，他滿臉橫肉，即使滿頭白髮也沒能使他面容變得稍微慈祥些。他能靠助步車慢慢行走，但在沙發上坐下後就不想再動，不看電視也不說話，成天緊繃著臉，好像人家欠他什麼似的，連家人來看他也依然滿臉不高興，直到晚上回自己房間。他脾氣不好，有一次午餐，我正在喂母親，突然聽到背後一聲巨響，讓廳裏所有的老人和護工都猛吃一驚，原來鄧因伙食不合胃口而大發脾氣，將整個餐盤連湯碗帶甜品碗都推到地下。從此我盡量離他遠些，怕不小心惹他發火。

端坐在電視機正面的是菲律賓老太勞娜，她能自己吃喝，是整個廳裏發聲最響亮的，從早到晚只聽到她在自說自話地重復說些叫人聽不懂的既像唱又像喊的話，卻沒人搭理她。我只能聽懂她不斷重復一個英文詞 wonderful，其餘的好像是菲律賓土語夾帶些英文詞吧。有一半菲律賓血統的護工凱莉告訴我，她是在說她是這裏最年長的，你們都不過是些小 baby 罷了。她塗著帶金粉的桃紅色指甲油，雙手的手指成天相互摩擦著，看上去絕不像是 97 歲的老太。

同我打交道較多的是坐在後面的禿頭老澳布萊恩。他還能推着助步車走動，坐下後有時還想站起來活動活動，雖然常常不很成功，只能抓著桌緣和沙發把手勉強站起來，然後又無可奈何地坐下，或者大聲喊護工幫忙。坐着的時候，除了他太太偶然來看他時還同太太說幾句話，大部分時間都在打盹，身子向右傾斜，護工在他沙發的右邊把手裏塞進個大枕頭，以免他倒出沙發外。他有時試圖很認真地看一份<信使報>，可往往拿著報就睡著了。我因為要想借報紙看，就要跟他打交道，向他問好：“今天你怎樣啦？”他的回答永遠千篇一律：“掙扎罷了(Struggling)！”

對我來說，使這個沉悶的護理區出現些生氣的是滿頭銀絲的老太蘿絲(Rose，即玫瑰)。她原來是能推著助步車到處走動的，腳步還算輕健。我每次探望母親，她都主動走過來跟我打招呼並同我隨便聊聊。她總對我說你媽是個很可愛的人。閒聊中我了解到她是神學院畢業的，年輕時去亞洲多國傳道，還幫教會辦孤兒院，收養棄嬰。為了侍奉上帝，她選擇不要家庭也不要孩子。知道我和母親都是基督徒後，我們更親近了，她甚至告訴我她自己就是個棄嬰，連父母是誰都不知道。教會的孤兒院收養並教育了她，所以她立志終身侍奉上帝。

這次母親病重我再來看她時，卻驚奇地發現蘿絲成了大篷車的乘客，身子左側的腿臂和胸口都纏著綑帶，據說是推助步車行走時不慎摔倒之故。



蘿絲鶴髮童顏，長著白淨的圓臉，臉上總帶著可愛的笑容，這是在起坐廳的老人中看到的唯一的笑容。她大眼睛很精神，遠遠看去，像個可愛的姑娘或一朵白色的玫瑰花，雖然近看她臉上佈滿細密的皺紋，嘴巴裏沒一顆牙。

每天我走進起坐廳時，她總是用她那只自由的右手向我揮手並張嘴打招呼。不知為何這次看到她時，她的招呼變成啞聲的了，只能聽到些嚇嚇的氣聲，得從她的口型來猜測她在說“你好嗎”等等。

雖然如此，蘿絲仍堅持用能動的右手自己吃飯而不讓護工喂。我看到她總將盛牛奶麥片粥的碗用匙刮乾淨，再用手指抹碗，然後用舌頭舔手指，把碗抹得精光。據她說這是她在貧窮的亞洲國家傳道時養成的不浪費的習慣。可以想象，沒有家人的蘿絲是這裏最孤單寂寞的人，我從沒看到任何人來探望過她，可她一點也不無聊。她對我說護理院每名伺候她的人都是她的孩子，都待她很好。其實看得出他們也都喜歡她，有的還時而去親親她的臉頰。除了看電視新聞，她還常用指關節在桌子上打出些不同的節奏，嘴裏好像念念有詞，在自得其樂地用她那沒有聲音的嘴唱著什麼歌—猜想大概是些讚美詩吧。

很明顯，頑強而熱愛生活的蘿絲同其他等死的老人不同，她在努力設法過好上帝留給她的每一天。我禁不住要稱她為護理院的一朵可愛的白玫瑰。

---

## 媽媽變成了蝴蝶

侯香玉

妈妈去世以后，有半年的时间我是麻木的，我一直在告诉自己：人，都是要去世的，没有人可以不死。妈妈的去世也是个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一个 82 岁的老太太，没有什么。但是过了这半年，我开始很难过很伤心，开车的时候会突然泪流满面，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无条件地爱我了，我的心里忽然有个洞，开始天天地滴答滴答地流血。

我开始希望天堂里有个电话，我仍然可以给妈妈打电话；我开始希望相信那些能够和另一个世界沟通的人，问问他们妈妈现在好吗？我因为身在澳大利亚而没有回家送妈妈上路，内心愧疚死了，可是妈妈有没有不高兴了啊？！

有一天，是个周末，我坐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自己家里的花园前，那种对于母亲的思念吞噬着我的心。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忽然想，有种说法人死了之后可以转世的，比如成为了一个小鸟或者仍然回来做人了。我就问自己，那么妈妈去世了之后变成了什么呢？

这个时候，忽然一只蝴蝶飞进了我的花园，我看到的是一个美丽而脆弱的生命，我就想：妈妈可能变成了蝴蝶了，妈妈那么爱美的一个人，一辈子又是那么软弱，让任何人都可以去左右着她的生活，或者像个门口的垫子，谁都可以踩你。没有比蝴蝶更像我的妈妈了。

我在这样一边想着，一边观察着那支漂亮的蝴蝶。她的主色调是黄色的，在明媚的阳光下，翩翩地舞着，在小树开的紫色花瓣里静静地用餐。我忽然心里有一丝快乐的春风吹过，感觉这个世界很美好。于是，我就告诉自己：这个美丽的蝴蝶，一定是妈妈变出来的，她给我带来了这么暖心的快乐。

结果，这个想法刚刚完成，那个蝴蝶就从院子里飞出去了。我懊恼地在心里自言自语：“这怎么能算呢？！”我那个时候其实心里自语的是英语“oh, that doesn't count!”没有想到的是，顷刻之间，那个蝴蝶又飞回来了，而且这次却落在了我的头上。

我的泪水立即像泉水那样汹涌而出，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幸福的眼泪是什么感觉。我一个人在那里，默默地流泪，却同时也笑着。这种状态持续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我收拾起自己心里满满的快乐，回到了屋里。

从那天以后，我每次见到蝴蝶，都会心动，觉得是妈妈又来看望我了，我会停住脚步，慢慢的看着蝴蝶悠悠飞走。不管是在大学的校园，还是在我居住区散步的路边。

只是我一个人这样痴迷和去世的亲人沟通吗？是我想妈妈想疯了吗？可能不是。有一年，我回国给国内的一个大学的培训班讲英语口语，在班上我们讨论了我妈妈变成了蝴蝶的这个故事。结果，班上的一个老师说，她在参加高考做数学题的时候听见了她去世多年的姥姥告诉她高考最后的分数，结果姥姥是对的；还有一个心内科的老师说，有个病人说他看到自己的身体在病床上，看到那些医生们在忙着抢救他。他被抢救过来后，一直认为那个看着医生们忙碌的是他的灵魂。

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实验可以证明人死了以后，灵魂真的再转世。我是个大学老师，算个知识分子，但是我更是一个思念妈妈的女儿，我宁愿相信妈妈变成了蝴蝶，在我想妈妈的时候，她来看我。



---

## 一剪梅 听雨

時威

寂寂楹窗旷寂寥  
昨日乌潮  
此夜凉宵  
萱汀涓水漫石桥  
风又飘飘  
雨又潇潇  
怅卧心听檐滴敲  
才湿杏桃  
更打芭蕉  
一瑛红落一香消  
恨也摧眉  
爱也折腰

## 自由的荒凉

刘熙让

睁开眼，  
是一片自由的荒凉。  
回头看，  
是一串美丽的遗憾。  
找寻它又失去了你，  
遮去把归途切断。

火红土地，  
被龙的鲜血染黄。  
孤独骑士，  
追逐着悲壮辉煌。  
伴随占有疯狂，  
流浪的恋歌在它乡轻唱……

---

# 生活，可以是五彩繽紛的

藍湘

和長住布里斯班的朋友聊天，大家在贊歎本地氣候怡人、空氣清新、民風純樸、生活悠閒之餘，卻常常免不了有一個“只是”的轉折——“只是日子太沈悶！”

兩百萬人口的布里斯班，確實算不上世界大都市。然而也絕非文化沙漠。每年，除了本國本地的許多精彩節目，還有多少世界級的音樂、舞蹈、繪畫、攝影、電影等等藝術精品飄洋過海而至。是我們自己忙忙碌碌，忽略了身邊的瑰寶。

上個月，舉世聞名的維也納愛樂樂團來到布里斯班，送來他們沈積了一百六十年的音樂精粹。在維也納，購買該團演出入場券的等候名單，已經排到十年以後。他們每年在金色大廳的新年音樂會，更是吸引了十萬人參加抽籤買票。而布里斯班人就在家門口，欣賞他們帶來的貝多芬和莫扎特。這，只是布里斯班終年五彩繽紛藝術舞台上的一幕。



電影“齊瓦戈醫生”以其動人的故事和音樂，打動了幾代人。今年，同名音樂劇在布里斯班上演，澳大利亞著名歌唱演員 Anthony Warlow 飾演齊瓦戈醫生。他將一個熱愛祖國、追求自由、不甘受逼迫的知識份子，表現得入木三分。他發自肺腑的歌聲，獲得滿堂掌聲。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數流行音樂劇，都是從百老匯或英國開始上演，而此劇的首演是在澳大利亞揭幕。

由此，我們想到九月俄國皇家芭蕾舞團帶來的堂吉科德和小天鵝。還有即將再次來訪的“*Il Divo*”合唱組合。這四位從全球千挑萬選出來的挺拔帥氣的小伙子，用美聲唱法演繹現代抒情歌曲，風魔了世界。上次他們來演唱時，有一萬多個位子的布里斯班娛樂中心座無虛席。同時，樂壇老將 Elton John、Rod Stewart、Dolly Parton、等等，年內也會再次前來布里斯班獻藝。

在布里斯班現代藝術博物館的“畢加索藝術和他的收藏”展覽，我們領略了大師藝術表現手法的多變。同一個館內，還有從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借來的展覽“美國印象派和現實主義藝術”。

年初，在 New Farm 公園玫瑰盛開的季節，公園旁邊的 Powerhouse 內展出了世界災難場景攝影的獲獎作品。出色的攝影，靠的不是電腦特技。攝影師用敏銳的目光，捕捉到自然或人性閃光的刹那。那些黑白照片，真可說是動人心魄，發人深省。

本星期四 11 月 3 日，布里斯班國際電影節開幕。從 1992 年起，昆士蘭州每年在布里斯班舉辦國際電影節，今年已是二十週年。記得第一屆的開幕影片，是讓人津津樂道的澳大利亞電影“*Strictly Ballroom*”。當年看過，至今難忘。今年有來自包括美、英、法、義大利、俄國、中國、墨西哥、印度、日本等幾十個國家的一百多部電影上演，其中不乏在各個國際電影節獲獎無數的影片。澳大利亞今年的新片“紅狗”也將參演。這個根據真事改編、講述一條忠心耿耿的老狗的故

事，扣人心弦、催人淚下。每年的電影節都有很多這樣的好片。

想起大學年代，那時難得有電影上映。同學們會餓著肚子、來回騎車兩個鐘頭去看。儘管看回來常常大失所望，下次還會滿懷希望再奔波。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幸運的國家，幸運的城市，幸運的時代，太多的精彩在身邊，不容錯過啊。

## 樂韻悠悠伴我眠

GRANDMA'S GOSSIP



茫茫人海，諸般境遇，人一生中會有一些機遇，有幸和不幸，一般會說是命運註定的，實則是有一位全能的神在安排人們的命運。我慶幸並感恩在少年時代進讀一所教會女中，當時只因喜愛此校地處山間幽谷的環境，全無考慮到宗教信仰的事，後來事實證明，經過三年在此校的潛移默化的教育以及靈性修養的培育，結果不僅是改變了我一個人，而是我們畢業生班 90% 的同學都受洗成為基督徒，這真是始料不及的。

此校不但是我蒙恩接受信仰的啟蒙地，還授給我各學科知識，使我日後在激烈競爭中順利升讀名牌大學，更使我受益一生的是在德育方面的循循善誘，將一些做人的優良品德的種子植入我們心中，經過時日是會發芽開花的，那就是：善良，誠實，愛心，助人，刻苦耐勞等，我無掩飾地承認自己曾馴服接受這些優良品種，但是否開花結果呢，或多或少吧。經過數十寒暑之後，每當回憶起此校和我所敬愛的校長，總是心存感恩。

在此文中我想談談音樂對我的影響，我是想藉此文和大家分享一種老年的消閑樂趣，就是聽音樂，其實這並非新鮮事，只是希望愛好音樂的朋友可借鑑我的一點經驗。

中學時代我是住校的，每早晚有集會禱告，要唱普天頌讚詩歌，我們還和隣校一個男中合組唱詩班。每晚上自習之前的休息時間，在宿舍院內必播放古典音樂，我和其他願聽的同學靜坐在院內四周，我總是沉醉在美妙的旋律中，閉眼沉思幻想，超脫神往，真是最高享受，這種愛好從此成為了我一生的興趣。

時光荏苒，我已進入晚年，雖然之前數十年我受到無神論的影響，但並未能摧毀我的信仰，如今有幸生活在這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我以信仰耶穌基督為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祝福。我一貫喜歡閱讀，但限於眼力，又擔心失聰，人生苦短，應爭朝夕，只有更加勤力，但勤力又限於精力，於是回味起音樂的魅力，想起聽音樂是最好的休息，我將家中原有的 CD 光碟集中起來，又承好友譚婉華帶給我許多光碟。去秋我赴港時去過香港的幾家書局選購 CD，一次在商務印書館喜獲幾套由百利唱片公司制作的 21 世紀中國音樂欣賞的精品系列，都是名家演繹的經典名曲，共四套，有民族器樂，輕音樂，管弦樂和中國古典樂曲，共計有百余首。我如獲至寶，後交空郵寄回澳洲。

我也喜聽宗教音樂，我有數年來過我教會宣講福音的多位牧師和歌星所制作的 CD，我喜聽蕭東山牧師的薩克斯風吹奏，尤其那首“奇異恩典”的歌詞非常觸動我心，代表我的心聲，歌詞前兩句是：何等恩友慈仁救主，負我罪愆担我憂；(我邊唱邊感恩)

接着兩句歌詞是：何等權利能將萬事，帶到耶穌座前求；(邊唱邊感自豪)，宗教音樂感人至深，許多樂曲不但旋律優美，歌詞還特別觸動人心，所以我認為每次崇拜開始必須唱幾首詩歌以抒發感情。

我尤喜聽小提琴演奏,有樂隊伴奏更好,小提琴音色優美,加上如”梁山伯與祝英台”的幽雅旋律,直使人百聽不厭.我也有一些西洋古典樂曲的 CD,準備慢慢欣賞,有貝多芬,韓德爾,柴可夫斯基,蕭邦等人的名曲(masterpieces).我自知不能很好欣賞那些名曲,但總可挑選一些自己喜歡的或熟習的來聽.總之,聽音樂是適合所有人的最好的休息,有的樂曲如輕歌妙韻,使人心曠神怡,浮想聯翩,有的樂曲幽怨婉轉,扣人心弦,使人百感交集,黯然神傷,我每於臨睡前聽着賞心的輕音樂,就會排除雜念

而悠悠入夢了.願將我的這點經驗奉獻給讀者朋友們.

## 攝影：《夜晚》

韋鋼

攝於 2013 年 7 月 27 日 Riverside Briabane



# 作協簡訊



## 世華大會

2013「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暨第九屆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全球大會將於10月15日至18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將派洪丕柱老師和劉熙攘先生參加。



## 新會員

時威先生，筆名“何處是金城”，在黃金海岸工作生活。平時喜歡文學。擅長詩詞。歡迎時威先生加入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



## 活動預告

時間：30/11/2013 上午9:30-12:00am  
地點：Sunnybank Hills 圖書館 meeting room.  
內容：會友作品欣賞點評；其他議題



## 8月31日會友作品欣賞點評活動

首次搞這樣的活動，帶有實驗性質。時間上也把握不準，所以只選了三篇文章。分別是：

### 《美丽的黄昏》（一翔）

大家一致認為一翔的文章樸實樂觀、積極向上。當人生的輝煌成為過去，如今面對“黃昏”的時候，作者來到“可安歇的水邊”，興高采烈地迎接夕陽。

### 《母亲和骨头》（洪丕柱）

作者以母親“喜歡”吃骨頭為切入點，記述了偉大的母愛。尤其兒女習以為常真的以為母親愛吃骨頭，情真意切，催人淚下。大家就此篇文章點評之後，有會員向洪老師詢問寫作技巧，尤其洪老師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如何能做到如此高產。洪老師毫無保留地與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寶貴經驗，在座者皆感受益匪淺。勝讀十年書。

### 《奥巴马和奧薩馬》（韋鋼）

這是一篇有爭議性的短篇小說。一方面是用科幻式的故事來詮釋人類矛盾在不同時空的轉化。在一個環境下的死對頭，在另一個環境裡可能會成為相依為命的同類。同時，這樣大跨度“奇怪”的思維也有逾越道德底線之嫌，並非所有人都能接受。洪老師對文章給予高度讚賞和鼓勵，也指出了不足之處。

作品點評活動中大家發言熱烈，分析深入淺出。有讚揚鼓勵，也有不同觀點的“交鋒”。非常過癮。實踐證明這種活動形式應該長期保持下去。時間上很充裕，下次可以選五到六篇文章。最好是作者能在場，談構思創作過程，並於大家交流互動。

下次活動在 11 月底（見上面的“活動預告”）。請會友及早準備，爭取在下次活動中點評您的作品。一定不要錯過。



## 徵稿

《昆州華文》歡迎大家投稿，無論你是否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會員。稿件題材、體裁不限。文責自負。以反映昆州華人社會和生活的作品為佳。對於投稿作品，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保留決定是否刊登的權利。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為非贏利性群眾團體。目前所有投稿均無稿酬。期待您的參與。

---

## 【特別報導】 - 後生可畏

本會會員薇薇的女兒张悦，以接近满分的 SAT 成绩锁定了全球最著名的大学之一。



张悦就讀於 Stretton State College，12 年級。今年參加美國 SAT 大學入學考試，取得了 2370 分(滿分 2400 分)的傲人成績，這意味著她將如願以償地前往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求學。SAT 平均分數大約為 1500 分。

张悦说：“看到成绩后我非常开心，我的父母也很激动。”她已经向哈佛大学申请了明年9月份的学习机会，录取结果要到明年4月份才会揭晓。不过，她显然已是成竹在胸，因为她已经计划好了将来还要继续读研究生。

“我打算(获得本科学位后继续)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或斯坦福大学再读三年。”张悦说。在课余时间，张悦一心扑在书本上，她看书速度可谓一目十行，至今已经阅读了“大约一千本的书”。

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她有时候也会为那道做不出来的数学题而郁闷。“我经常想起那道题，”她大笑着说，“但我并不完美，我也会犯错……有时候吧。”

Stretton State College 校长 Jan Maresca 称，谦虚的张悦直到上周才把分数告诉学校，尽管她早在7月份就已得知结果。“我们看了成绩以后都‘哇’了一声，不过倒是不觉得惊讶，我们为她追求精进的精神和她的成功感到骄傲。”

张悦的事蹟被各大主流媒體報導，包括 The Dairly Telegraph Sydney, 7 News, Courier Mail 以及中國的人民網、新華網等。

Google 关键词: Linda Chang SAT

---

本期編輯: 韋鋼